

好看文丛

谁的莲衣



Girl In Lotus Dress

《你说你哪儿都敏感》之后，又一部倾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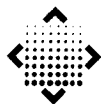
西门大官人

中国电影出版社

谁的莲衣

Girl In Lotus Dress

西门大官人\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的莲衣/西门大官人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ISBN7-106-01873-2

I. 谁… II. 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7128 号

责任编辑: 兴 安

封面制作: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

版式设计: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任校对: 刘玉朴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4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1873-2/I·0345

定 价 20.80 元

小说、戏剧和童年的 古代情结（代序）

I

去年夏天，我与好友在京城一座危楼里品茶。他说任何一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有作家本人的理想和影子。我不想反驳这个事实，但我却想告诉他，如果谁愿意按书中的情节活一次，他肯定破口大骂作家是天底下最无能和不讲道德的阴谋家或是杀人犯。

那是我正写《你说你哪儿都敏感》的某一天，而当半年之后完成了整部作品的写作，我突然像傻了一样感到胸膛里空空荡荡。回忆快乐时光的痛苦以及描述痛苦时自虐般的发泄，使我觉得飘在云朵的间隙中随时会一落千丈。我找不到比沉默更糟糕的解决方式，大白天拉上厚厚的窗帘狂睡不止。

写作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难堪的事。

当我在那个简约到一次快乐和苦痛就认定是命运的年龄，几乎没有动过写作的念头，而当认识到永远置身在快乐和苦痛的反复里都与宿命无关，才试探着将我的写作慢慢呈现了心之感受的万分之一。

2

我一直担心不能给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个好的生存理由，害怕给他安排一个非人的遭遇，从而成为蹩脚的苦难的始作俑者。到现在我仍不明白快乐和苦痛哪一个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假如看苦痛是阅读的乐趣，写坎坷是创作的快感，那么，这个外冷内热的世界会怂恿这些人胡闹到多久呢？

人间的不幸够多了，何必再用该死的文字戳伤眼睛？我不是黑了心肝的歹人，我想，当我参透了这个问题，我定会弃笔从良。

3

我有一个古代的情结。

我知道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

我出生在一个戏剧世家，而母亲偏偏把一岁的我寄养在乡下没有任何笙管笛箫声响的姨妈家。十三年当中，那些悲凉而曼妙的高腔响在我的梦境之外，但我坚信因为遗传的原因，我的血液里依然浸泡着众多才子佳人们的恩爱离愁。

少年时候，我常常在窄窄的乡间小路上挥舞着高粱秸秆，把自己想象成骑了白马手握长枪的将军，或是一位人见人爱的俊俏书生。说实话，正是由于有些人包括亲戚赐于我的白眼和不屑，我才觉察出和他们的不同。曾有一度，我很想写一部关于童年的书，可是除了记录寄人篱下时享受到的欺凌和侮辱，我不能给自己任何一点快乐。

我不靠怜悯自己和宽恕别人活着，我只是想说童年的经历是我时而雷霆万钧时而柔弱不堪的双重性格形成的原因。

4

不管怎么说，《谁的莲衣》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让

我在明朝野蛮地厮混了一回，我像写一出戏一样写了它，它的结构和戏曲的结构如同孪生。

许多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这部书的写作手法类似“杂种”，因为除了环境、事件和情绪三者揉捏到一起形成的描述，就是比剧本还单纯的没有任何情态注解和渲染的对话，简直是散文和剧本近亲结婚后生的“怪胎”。

我承认这是一部写得很“软”的小说。

事实上，我所有的描述俱是在极力将文字转化成一台正在上演的戏剧。文字节奏的快慢等同音乐的舒缓急促，环境的渲染类似舞台布景与灯光的色彩倾向，而快乐抑或忧伤的人物情绪和心理描写，则时时提醒你剧中人物的命运或许会值得你关注和担心，因为你联想着看到了每一个出场人物的表情和眼神。

《谁的莲衣》不是舞剧，沉浸在戏的氛围里总要聆听道白，于是我在描述结束后，让对话干净地淹没了所有声响，这样剧中人物才有可能在你心里忽远忽近地活灵活现。如果你是男人，你尽可以把莲衣约至河边，听她讲那首新写的《鸬鹚飞》，如果你是女孩，你尽可以把林一若领到闺房，让他隔着衣裳猜一猜你肩窝那泓湖水的深浅。

多么悲壮的爱情也是凄美，所以我把文字折腾得死去活来。

仅此而已。

最初的《谁的莲衣》只有几千字，本想应网友莲蓬之约，为他的“莲蓬鬼话”开张助兴，后来觉得礼物太轻，加之好友军旅作家李西闽和文学批评家兴安老兄的命令和督促，终于改写成了长篇。

我一直很喜欢梦阳老弟的诗词，书中的三首是从他的《失步集》中摘抄而来，特此声明。

感谢所有关注和热爱《你说你哪儿都敏感》的朋友们，这部书为你们而作！

现在的我，除了还能码字，基本上一无是处。但我还是愿意说破我在创作这部书时，心里那些久久不肯散去的情绪。它们源自于我旧作中的两句话：

“坚硬的城市里没有柔软的爱情。”

“生活不是林黛玉，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

西门大官人

2001/11/23

内容提要

明朝年间，专为美人做香粉的放浪公子林一若有种怪癖，研香之前必让女子浅褪罗裳露出肩头，以便观察肤色和近嗅体香。许多女子为了得到他的粉中神品只好屈就忍耐，而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寻找一位脖颈到肩头有一弯媚弧的女孩做妻子。当他找到这弯媚弧的女孩，却发现女孩是位天生的盲女……

本书是西门大官人继《你说你哪儿都敏感》之后，又一部倾心之作。

本书以一个等待超生的鬼魂的视角，描述了林一若和盲女莲衣以及姐姐蓝心月在前生和后世中的情感纠葛。全书构思离奇诡异，文笔华美凝练，读来荡气回肠，不能释怀。



好看文丛

《与男人无关》 马枋/著

《寻枪·跪下》 凡一平/著

《四脚朝天》 王艾/著

《花瓣糖果流浪年》 贺小晴/著

《偶然玫瑰》 朱碧/著

《死者的眼睛》 余以健/著

《我的N种生活》 葛红兵/著

《偏要是美女》 水晶珠链/著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010-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

作者简介



西门大官人，原名希梦。

既为网虫，以前的事忽略不计。

简言之，创作体裁广泛，著有诗集及小说多部。其中40余部文学与电视作品获全国与省级奖励。

触网后有作品《大刀向爱情们的头上砍去》、《送你一只新乳罩》、《对岸》、《花妖》、《瞎子花匠的玫瑰城堡》、《三月，半闭半合的忧伤》等十余部作品被传统媒体转载，深受网友喜爱。自传体长篇小说《你说你哪儿都敏感》引起轰动。

E-mail:xmdgr@263.net

责任编辑：兴安

电子信箱：xingan2000@163.net





目 录

小说、戏剧和童年的古代情结（代序）…………（1）

有些孤单和忧伤的水鬼…………（1）

二百年前，我可能是一个喜欢吹笛子的花衣少年。

我不知道原乡何处，现在隐身于一座水味和花香同样浓郁的水城里。

我早不住在屋顶下了。

我住在水里。

除非我已经寻到那个二百年间最为淫贱的女人。

她或许是我的姐妹。

或许是我的情人。

我一无所知。

碎片般回忆中的兄弟和蓝家小姐…………（7）

那道弧线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它由肩头微耸的锁骨盘桓而上，却非一路直探玉颈和耳边，它幽幽地低回着，让肌肤微嗅着轻受软红的遮拦，而那泓细碎的肩窝就宛若一潭倒映虹桥的湖水，似深似浅地让你看不出平静，也看不出涟漪。

潭水深了便会瘦骨嶙峋。

潭水浅了便会丰腴臃肿。

躺在醉意里的夜秦淮 (16)

其实，我的憎恨根本没有来由。

鬼是没有影子的，蛰伏在水中也无法看到另一个自己。就像现在，我隐在玉屏后面揣度着自己的孤独，它应该是一片摇摇欲坠的残叶，又偏偏吊在弱不禁风的梢尖。

而我对它的爱是因为对今夜充满了期望和梦幻，能让我投胎的淫贱女子就融在这样一个壮丽的夜色里，也许她还没有来到，也许她就在这些人中间。

瘦肩上有一泓湖水的女子 (27)

我在眩晕里居然把两滴泪水坠落到她肩窝那泓阴影做成的潭水之中。

她的身躯微颤，以至于让那道阳光“噤哩啪啦”的尽数展开。潭水荡漾起来，既像波光粼粼

又若瞬间蒸发殆尽，那两滴晶莹的泪水浪花一般闪着快乐的光芒，它们旁若无人地颠簸着，模样楚楚可怜，我想把它们捏起来放入另一只手里，没想到连我的手也直陷深潭。

而我犯下的致命错误是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甚至在潜意识里还谴责自己放纵的远远不够。我希望她的颤抖剧烈到疯狂，从而让我的手随着一起一伏的波浪，一寸寸接近终点。

那朵和手一起沉没的莲花 (45)

当一个女子给一群男人快乐的时候，她的尊严即被风干了。当一座画舫给一个女子快乐的时候，她的皮肉便是得到了应有的补偿。

今夜的风月舫是沸腾的。

它不但给予男人快乐，还有惊喜和自豪。

今夜的风月舫是辉煌的。

所有男人的眼睛和欲望都被一个女子的容颜照亮。

一弯蛾眉般消瘦的月亮..... (55)

如果把这缕琴声当作指尖的呻吟，那是在悄悄向蓝心月乞求着什么？

看那镰锋芒毕露的弯月，它根本不懂得旋律，但它还是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的指尖飞舞。

蓝心月，这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她举手投足都令人垂爱。她的腰身随着我的琴声摇动，她一定准确地抓到了每一个音符后面的颤音，她用她的智慧顺着颤音的流波逆流而上，她斜睨着我的指尖，一定认为我的每一个指尖上都长有一颗心，她想扼住它们的脉搏，甚至想做这些生灵的主人。

我觉得口干舌燥，丹田渐渐虚空。

琴声变得淫邪起来。

生长在睡梦里的爱情 (69)

他们的心跳开始缓慢下来，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爱情，宛若一棵树向另一棵树在想象中的靠拢。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即刻就要哗变成躯壳，在互相融入对方身体时会有重生般的疼痛，所以，靠拢得既一无反顾又小心翼翼。

那只手始终引导着这次重生的节奏。

它始终不敢离开她的胸口，它怕那颗心跌落悬崖一样失足而亡，所以就用轻得不能再轻得力量把那两座灵秀的乳峰推倒。

它静静地横陈下来，连地下的暗流都停止了涌动。

十三级台阶下的地狱 (78)

那是纵然死去千回百回都不能忘怀的曲子，
那是纵然斩去我的十指也能照样鲜活跳跃的音符。

在笛声里，我把所有的阳光都沾在灵巧的指尖，它们一路引逗着微斜的柳丝，一路唱着最为亲昵的喁语。所有的风和鸟儿都愣住了，它们肯定以为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突然改变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喉咙不再为悲伤打开，而快乐又被某一位神灵收藏，只要走完这条小路，只要你想重新拥有，随便是谁，都可以到伸手可及的地方认领幸福……

你闻到的只是一朵花的残香 …………… (86)

它们在锦帐被扯开的一瞬之间丧失了生命，
而且在尊严沉没之前，所有的外形都已蜕变为躯壳，只有那两座乳峰孤傲地高耸。

无论怎样，那两座乳峰还是精美绝伦的。

它们曾是一双手的故乡。

它们曾是昨夜那场欢愉中一双手登临的极顶。

那双手肯定还留着它们的余香。

梦里的“香软”和活在笛声中的鹧鸪…………… (97)

我想和它再有一次亲昵的交谈。